

我們一起寫榮民

劉祥岱

「喜亞子」是老爺爺小時候的乳名，當年因為抗戰前線人力吃緊，國民政府正常管道，所徵兵募得的成年男子，已不足以應付戰事之所需，所以命各地政府與軍事機關派員至偏遠農村，籌補新的「壯丁」赴戰。排行老大的「喜亞子」，年紀僅十三歲，正值不識愁滋味的年紀，壓根不知道自己即將被國家「徵召」，但熟知內情的雙親，早為了這孩子的事，不知失眠多少回。

因為早晚要被派去打仗，所以家中的母姊，總是利用夜幕低垂時，替「喜亞子」趕工縫製不同身型的衣服，以及不同尺寸的布底功夫鞋，為的是將來骨肉分離的那一天到來時，能派上用場。

沒想到，離別的日子來得飛快，原因是在湖南湘潭開糧行的父親，因為戰爭店裡欠缺青壯人力，所以來信希望「喜亞子」先去幫忙店裡打打雜，好歷練一下待人接物之道，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躲避當地戰禍，同時避免提早被「抓壯丁」。

那一天清晨，離開湖南安化時，母親和二姊陪著「喜亞子」走出村莊，送行途中原本話不多的母親，噙住淚水強忍不捨情緒，但二姊告訴媽媽，此行是去父親店裡當學徒，所以這次的離別佷人沒太多感傷。倒是二姊提醒「喜亞子」，出去學習做生意，如果沒學成，往後該怎麼辦時，心直口快的「喜亞子」，不假思索的說：「那就永遠不回來了！」

老爺爺說：當初從沒想到，自己無心的一句話，往後竟然一語成讖，果真到了抗戰勝利後，再也沒能回到故鄉，看看爹娘、兩位姊姊、大弟和剛出生的二弟。

而原本在糧行當學徒的「喜亞子」，因為湖南湘潭也紛紛傳出，附近開始調查各

家適合當兵男子戶口時，「喜亞子」的父親在諸親友的勸說下，讓他跟著三姑母一家人往後方四川重慶方向逃難。

老爺爺說：因為抗戰避禍的因素，在投靠三姑母之後，才讓自己從染布行大少爺的身份醒來，並且體會寄人籬下的辛苦。因為在家中，洗衣煮飯皆是母姊們的家務工作，所以當這些粗活，轉變成自己在姑母家的固定分內工作時，安逸的少爺人生，便產生了劇烈變化，以前冬天清晨醒來時，家裡的長工或姊姊，總是打好洗臉熱水，讓他洗臉準備吃飯，而現在天冷挑水、燒水給堂弟妹洗臉，以及燒飯、清洗衣物與被單等工作，卻是自己的分內事。

「喜亞子」少爺，在三姑母家操持家務沒多久，就因為冬天血液不循環，手腳、耳朵便凍裂產生凍瘡，有一回因為沒針線活的經驗，白天洗完被單後，夜裡要縫上去時，不聽話的繡針，老往手上竄，弄得被單上滿布淚水和血漬，老爺爺說：「這時

自己才知道，有媽的孩子是塊寶。」

老爺爺說：當年母親和二姊，親手縫製的數十雙布底鞋和衣服，在遷徙的路上，被三姑母一家人，在搬家時給挖了出來，也不記得是怎麼，就給分光了！等到冬天準備過年時，自己的鞋子面破了孔，三姑丈不好意思地，拿出兩塊錢給「喜亞子」買鞋，怎料抗戰時期物資缺乏，花兩塊錢買的布鞋，根本找不到什麼好鞋，只得去市場湊合著買一雙底看似厚實的鞋來穿，但因為沒有買東西的經驗，看不出鞋子底是孟宗竹葉包布做的，所以買來從除夕穿到初一，才沒兩天功夫，鞋底子就磨穿了，三姑母見狀，還調侃地說：「喜亞子」你的腳真粗，什麼好東西都不愛惜！老爺爺說：這才讓他想起來媽媽、姊姊手工縫製的鞋，實在耐穿、好用，但那些手工鞋，早已被分光，再想也只是讓自己，更加難過而已。

和尚掛單吃飯，可以四處化緣，在三姑母家吃飯，除了要付出勞力之外，還得



貼補一些錢，所以捉襟見肘的日子久了，只好走向不需太多經驗與高學歷的從軍之路。老爺爺說：怎料後來辛苦當兵掙來的錢，在託三姑母寄送回家時，被私自扣留下來，直到某一日父親從湘潭來信，信中提及「喜亞子」在外打拼了許多年，為何沒有寄點錢回家鄉時曝光。後來，三姑母得知來信的內容，才吐出些「法幣」給「喜亞子」，但不過幾年光景，國民政府的金融秩序早已混亂，成千上萬的「法幣」到處

棄置滿地，「喜亞子」自知不能再忍，於是決定離開三姑母家，正式投筆從戎。

由於讀過幾天私塾，所以「喜亞子」在貴州，很快的找到航空軍事委員會這個窗口，由於寫得一手好字，便從基層的「文書士」開始做起，累升至准尉「司書」。「喜亞子」離鄉時，一心想學修車、開車的心願，最後還是沒能進入西南公路局，習得開車技術作為返鄉發展的基礎，因為抗戰勝利後沒多久赤禍綿延，沒幾年功夫，原本組織龐大的國民政府，因為金融秩序紊亂、裁軍及人心厭戰等因素摧枯拉朽下，整個大片江山驟然失據，上頭沒多久，便接到從西南往東南轉進的命令。

老爺爺說：抗戰結束後，部隊的軍人和離鄉的民眾，原本歡欣鼓舞等著回鄉，但北方軍隊卻傳來接收日軍裝備不利消息，原本打算回老家湖南安化的探眷，所以只能靠著書信聯絡家人，並得知三弟剛出生的喜訊，以及二姊因未婚夫抗戰結束未歸，含恨自縊的消息。



此時，急著想回家的「喜亞子」，因為身無分文，又未習得修車技藝，所以只能在湖南湘潭與父親碰面，並告訴父親希望在江蘇徐州歷練兩年，闖出點名堂再回

去，但回部隊不久，單位接獲上級命令，即日開拔從徐州轉往上海、上海轉移至廈門，有時連陣營具都沒擺好就得搬移，最後在民國卅七年十月份某日傍晚，陸軍四十六團的長官集合官兵，也沒說原由，全部的官兵分乘車與步行，齊至廈門太古碼頭。

「破海號」，是老爺爺來台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他口中最常提起的船名。撤退來台的過程裡，沒真正看過海的「喜亞子」，還來不及釐清思緒，人就被趕著走到了碼頭，整個碼頭擠滿烏鴉鴉的人。當時記憶最深刻的事，是有一



■ 喜亞子劉國榮（左）與同袍合影。

名周南女校的女高中生，逃難至太古碼頭，老爺爺說：這女孩應該是鼓足了莫名的勇氣，才走向部隊行伍中求助，希望「喜亞子」以眷屬身份，將她帶上船，但當下人人自危，自是不敢給對方承諾，所以沒多久這個女學生，在推擠之下，便消失在人海當中。

人心惶惶加上東北季風陣陣吹來，原本噸位沈重的商船，卻像紙片兒般載浮載沈，當時為了增加人員與貨物的載運量，還特地將船的隔間全部拆除，好騰出更多空間擺放人與貨物。正當大夥忙著爬梯子上船，船長卻在主要貨物上船之際，急拉催促低沈的笛音，警告船員收起繩梯準備啓航。

老爺爺說：當年與日本鬼子交手，經常必須臨機遷移陣地，所以體力甚好，因此沒一會兒功夫，便登爬至甲板。上船後，回神自船舷往岸邊望去，只見一群體弱年邁的耆宿，以及數不清的年幼家眷，因為無力攀爬繩梯，只能在岸邊無助地哭喊

哀嚎；另外，還有部分年輕人，眼看即將開船，奮力死命的抓住繩梯，希望能順利登上船，誰也沒料想到，風大、船身晃動，繩梯上的人，幾乎全數墜海，遭到船身與堤岸的擠壓，剎那間海水由湛藍、淺紅轉為深紅，不時濺起的紅色海水，與遠處低垂的夕陽輝映。老爺爺說：這一幕看了，讓人迄今難以忘懷。

雖然才幾天的船程，但船隻超載嚴重，軍隊雖備了水、糧，但一天只准吃兩餐，很多沒得吃的家眷只能挨餓一天吃一餐。船上有很多人來自內陸省分，沒見識過海水「鹹」味，在沒有足夠淡水可以喝的情況下，挨著船邊將鋼盔、器皿綁了繩子，打海水上來喝，最後只能乖乖投降，安分的學前輩們，拿鋼盔接自己的尿，來延續生命，因為這才是真正的「甘泉」。

不知是老天爺同情、還是可憐這群經歷戰亂，顛沛流離的苦難中國人。因為正當大家絕望之際，誰也沒想到在飢渴交迫之下，還能活著抵達台灣寶島。所以當「破

海號」商船靠抵高雄十號碼頭時，船上的人立刻被港邊叫賣：「一塊錢（袁大頭），一籃子香蕉」的聲音吵醒。這時和爺爺一樣，從小投靠行伍的湖南、四川、貴州一帶的內陸娃兒，幾個人湊了一塊大頭，買了一籃香蕉嘗鮮，但壓根沒見過、吃過這玩意，只得左顧右盼學人家剝香蕉皮，起初這群孩子兵，還以為青澀難以入口的香蕉，就是台灣人平常的食物，直到後來當地人提點解釋，才知道這是台灣四季常見的水果，如果要馬上吃，應該選顏色黃一點的香蕉，如果買綠色的香蕉，就必須放置一段時間，待黃了才好吃。

部隊上岸不久，民生問題解決後，早先抵達台灣的前哨官長，到港口引領整船的官兵下船，而原本鄰座的同鄉士兵，因為全部番號都改編了，所以全部被重新賦予新的番號整編。而原先在大陸從文書士，累升為陸軍准尉司書的老爺爺，則因緣際會被分配到空軍防砲部隊服務。

老爺爺說：這一刻軍種與番號的改變，直到退伍也沒能見到原來船上的許多同鄉，甚至連舊時招生、帶他出來的航空委員會這個單位，帶隊長官杳無音訊，就連單位最後也裁撤了！這些陳年往事，在前些年搬家整理舊衣物時，老爺爺拿出當年所穿的夾克，因為稚兒孫看不懂空軍的軍階，讓老爺爺打開了話匣子，提到說：當年空軍與海軍一樣，階級都是條狀的，所以當時的空軍軍官，「升」級都被形容是在爬樓梯。

老爺爺接著說：當年兩岸情勢十分緊張，美軍援助台灣空軍的主力戰機 F-86、F-100、F-104，都是美軍現役「熱機」，駐防台灣西部五大空軍基地，其中新竹鄰近大陸沿海，為了保護這些嬌貴的裝備安全，所以當地部屬許多防空砲兵部隊，為了區隔單位的武器種類，還以大砲連與小砲連來區分。說到這裡，老爺爺的眼睛開始發亮，他說：當時防砲部隊拿的是美軍裝備，一座美製電動的四管五零機槍，可



以在短短一分鐘之內，射出數近千發子彈，而他也是第一批接裝的種子教官。正因為，這是當年亞洲數一數二的近岸與防空利器，所以被選中擔任接收裝備的種子教

官、學員們，無一不卯足全力學習。

在接收美軍裝備告一段落後，原本單位駐防馬祖的老爺爺，突然接獲上級命令，調陞為防砲營大砲連連長（少校）。因為新任單位在新竹南寮樹林頭一帶，離團部甚遠，某天團裡頭派了營長來部隊視導防務，而當天正逢單位慶生會，所以邀請當地里長伯、地方仕紳及經常往來的商號老闆，一同軍民聯歡，席間營長問連長（老爺爺），年紀都快四十歲了，為何還不結婚？此刻，同桌的仕紳便紛紛起鬨，提議柑仔店的老闆將大女兒介紹給連長認識，營長見連長支吾其詞，深知道連長四度金（門）、馬（祖）、澎（湖）輪調，自是辛苦萬分又怎敢有家累的心情，所以順著大家的意見，提議全力支持這件美事之外，還自告奮勇當免費證婚人。

老爺爺回想說：要不是當年老營長，極力撮合這段姻緣，可能至今真的會在退伍之後，直接住進榮民之家或斷髮入佛寺安養天年。因為當年軍人一個月的薪水，

只有四十八塊錢，又囿於部隊輪調頻繁經常移防，同時內部規定二十八歲以前不得結婚的種種限制下，如果沒有旁人敲邊鼓，實在很難成家立業。

老爺爺說：現在很多人應該很難相信，從前部隊開飯時，長官會交代伙夫，在飯煮好之後，抓一把石頭灑到飯裡頭，因為那個年代，管伙食的長官，深怕「飯不夠吃」與「弟兄吃太快」，所以才會出此下策。所以經歷過這些克難日子的人，對於米糧食物從不浪費。尤其，當年美軍在越、韓戰結束後，留下許多報廢的運輸機、卡車、交通車，而當年的國軍弟兄、現在的榮民前輩們，總是秉持「勤儉建軍」觀念，加上「克難精神」，用盡心力將之修復運回台灣。如今，兩岸局勢和緩，自由、民主的果實，在台灣遍地開花，誰在乎這些！

在台灣沒經歷過戰爭洗禮的人，已經難以理解半個世紀前，有群來自大陸各省菁英，以軍隊、公務員的形式跟著政府播遷來台，雖然有很多人，順利躲過了國共

內戰，卻在台海戰役、中橫公路開墾中捐軀，而這些前輩，生時在台灣沒有半個親人，死後更無家人祭祀，只能靜靜在各縣市忠靈塔和軍人公墓安息。因為「沒有國，就沒有家」的這個信念，深植榮民的心，所以這群當年來台的青年孩子們，轉眼已成年耆宿老翁，並把寶貴的青春這般的付出了！

還有很多榮民伯伯到老臨終，都未曾踏上自己的故里，因為他們認為，台灣已成為他們的家，哪兒也不想去！甚至，不少單身榮民前輩，雖然早年退伍，收入微薄生活清苦，但最後離開淨土時，還將自己畢生積蓄，捐給台灣這片土地。

誠如，金剛經裡的一句話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相信，這群前輩無私無我奉獻的榮民，正是帶給台海兩岸近百年和平的羅漢，甚至是這個時代裡，最美麗的天使與救苦菩薩的化身。他們就像早年班、排、連的傳達兵，經常為了傳達一份上級指示、命令，在敵火猛烈下，犧牲生命傳遞訊息。如今，

老兵正用自己與父母、妻兒一輩子別離的哀愁，換成現今的自由、民主與繁榮，所以我不該再分本省、外省，除了應該要永遠銘記許多無聲無名的貢獻外，更要在老兵漸漸凋零時，感謝他們為中華民國奠定的穩固基礎。



■ 喜亞子劉國榮（後排右）全家福：妻子洪紹雲、左起依序為二子劉祥飛、三子劉祥岱、長子劉祥麟。